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梁谿鄒迪光彥吉



著

書二十五首

與曾太史

記不佞于役三楚得門下卷而歎息也謂  
如荆山良玉五文閃尸神色夜照若星若  
電可以當清宮法殿之珍又如大宛龍駒  
蘭筋權奇霜蹄滅沒一日千里足入天閑

調象菴種人卷之二十四  
備輿衛而今果然矣一時睹紀者謂不佞  
母乃方允臯卞和氏其人乎而不佞無有  
也靈異發祥不佞偶與之會耳夫楚祝融  
祭上沅湘濮沔之秀扶輿磅礴鬱爲人文  
自鬻熊左史倚相觀射父屈原宋玉景差  
唐勒而下代不乏人至于今而既有門下  
復有何思雙環聯璧並瑞協禎可謂千載  
一時矣乃者門下螭頭入直雉尾分行內

注乍殷外譽騰播名山之藏充積筥籠不  
佞聞而心動喜氣滿大宅未嘗不時時北  
向黃金臺嚼酒盡一石也惟是一丘一壑  
雖足棲遲而明遠才盡文通藻竭向平已  
老五岳生涯索然僅于二六時中一香一  
茗一軍持向瞿曇氏五體投地誦楞伽經  
一卷度此餘日而已

與雷太史

語有之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審乎聲律之繇不佞耳目亡知不自意別藻績于雜組織鈞天于繁奏乃者備九服歷九成極文章聲律之用而不佞與有榮施焉夫非天假之緣與解龜而往微獨各天異域抑亦清塵濁滓亡從問訊荷鋤之暇亦頗聞門下人倫歸往朝譽翔洽泰嶽比崇景曜並懸刷青大業日新月長甚

盛甚休若不佞者爲向禽而濟勝無具倣嵇阮而酒腸不寬學曹劉顏鮑而文采垂謝效郭解劇孟田光聶政之屬而牀頭金盡俠骨蕭然去而奉薄伽梵氏作在家頭陀又復多生以來惡又種果愛染糾纏如結不解在縛難脫僅能禽息鹿視終其餘生而已昔人云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不佞有焉

與劉學博

僕年未艾神旣以疲形旣以萎心志旣以  
灰冷一切所有都力不從心浮白寡量濟  
勝無足好俠屢空展卷易忘搦管才盡談  
天舌短僅於二六時對薄伽梵氏讀僂伽  
華嚴諸經而又多生善果苦未栽殖何肉  
周妻力難并置真人世贅疣天之戮民也  
自分不祥久謝徒侶遠近竿櫨悉戒不通

因失聞問浦泗者至惠及鯉魚剖腹讀之  
言言厚雅時方把盞梅樹下不覺爲盡數  
爵第故人愛我我乃捐榮絕嗜直生之猶  
死而無以勉副故人奈之何晨風告歸促  
報甚急八行道意不盡媿媿

與姚文學

顧渚雲天不遙曾亡能操一刀子問奇字  
於文園魚腹徒將龍門何在大有惆悵不

謝家菴種本卷之三十四 四  
佞生平有劉縞之僻不好侯王八珍而重  
嗜蒼頭水戾穀雨甫過碧乳香芬徃徃如  
在兩鼻孔間敢循故事馳將白鎚易彼月  
團其價與數一切如舊亡敢稍損益也夫  
不佞於足下不能效叔夜枉駕子猷汎舟  
而徒以一莛茗故竿櫝相煩足下得無竊  
笑而私謫之不

與王百谷

日荷嘉招倚層軒坐密室言笑移晷虛往  
實歸惟是鼎俎華錯多戕生命德則飽矣  
如破先生佛戒何別去婁江不半餉而畢  
事隨向琴川道凍雨時至僅取淋漓之隙  
著屐虞山探拂水破山桃花秦坡諸處褰  
裳躑躅倏往倏還了無意致一理歸帆便  
矐靈爲政玄冥退舍區區崑嶠其靈幾何  
而美我乎過金閭風利不得泊未皇走謝

南有餘艗中得詩數首錄呈記室知不足  
辱斧斤博案頭一噴飯耳區書卒業未有  
則幸付廝養

與趙凡夫

金閫自古名利地趨羶集苑從古而是而  
足下獨韜精葆素皜然不涅卜築巖阿夫  
婦偕隱離塵絕伍逸民之亞其人固當具  
傲骨作冷面張仰天眼偃蹇睥睨不可一

世而足下又復恬夷簡曠飲人以和介不  
違時隱不絕俗真俗二締圓融在手倘得  
大乘菩薩教者耶曩過山居倚茂樹俯清  
泉憩雲窩坐石榻霞帷高褰花茵不卷禽  
聲天籟當數部鼓吹從其間窺圖書之府  
啜伊蒲之饌長嘯人雲清言沁肺地何必  
方壺員嶠人何必安期羨門也虛往實歸  
得未曾有餘艗中課得一詩以當紀頌知

詩象補編卷之三十四  
不足寫其萬一足下付之山童從野燒揚  
之母爲示拙聞尊公稿佳甚并考繁集幸  
各惠教

復王百谷

高齋讌笑神情懽洽偃鼠之腹不覺醉飽  
歸坐一室意未嘗不之南有也比時別去  
便欲課數語道謝不敢草草遂爲桃源秦  
坡諸地先之廼者勉成二詩書之篋面速  
者誠拙遲亦不能巧也奈何

復王行甫

滁州自古勝域此中隨牒微獨隱吏寔亦  
列仙門下驅車南北世夢之勘盡而從事  
於此簿領煙霞一官玩世如脫樊中而卽  
浮黎與元君帝子後先賓遊二童吞餌八  
石清都玄臺之上何知塵世擾擾第左瓊  
函而右玉簡或不無旁午耳不佞桎梏旣

解把鋤執釣差足生活惟是多生分淺愛  
河汨沒彼岍茫然數載祇洄祇屬搏沙作  
食其餘一切又可知已空谷間寥忽得是  
然之音不覺躍如其喜諸品清嘉一詩鄭  
重不令窶子暴富耶使者歸促聊爲致此

與趙虞衡

憶昔德星五稔以吾梁谿爲丸而弄之以  
爲蜩而掇之與之以神君而察見蔀屋與

之以大慈父而若有痾瘵穢澤靈爽翔洽  
浸漬猶復矜愚宥過加意不佞盖環吾城  
而處者盡覆有光天而不佞獨二天故環  
吾城而處者盡彼天之戴而不佞更二天  
之戴惟是清塵濁泥地分負越吳南薊北  
疆域遼阻微獨信使未將抑且郵筒永廢  
翻經之暇翹思結念惟以日爲歲借牙旗  
大纛于石城之畔耳頃聞輶車南下時時



向關門盼望紫氣而未得忽接棧書知從  
大江飛渡吾梁谿父老子弟爲之旁皇徒  
倚缺缺失志而不佞可知也明公遂不有  
其所乳翼之遺黎耶咄咄引領白門間九  
頓械詞道謝并佈胸臆如此臨風于邑

與耿大中丞

伏惟門下惇崇大雅挽黜澆浮坐鎮庶僚  
惠懷黔首江漢不波萑苻晏然卽我毘陵

姑蘇之間鷄犬恬熙日月清朗者夫誰之  
賜也某五行多梗三生善病年來寢瘵幾  
逮鬼錄引領石城僅若咫尺而不能匍匐  
階除一申子民分誼耿耿若何乃者南向  
九頓肅具八行奉訊起居薄有家田之粟  
家山之茗附于芹曝萬惟鑒此微忱破格  
笑存幸甚

與李大司空

自借釋褐得隨步武不餘歲而彼此星分  
 清塵彌清濁水彌濁升沉異域不啻浩劫  
 昔人謂別如順淇聚如陟峻固無虛語惟  
 門下天挺豪奇蔚為名世醞義涵仁經文  
 緯武尋常拈弄不律輒配三都協二京包  
 含班馬奄有屈宋一旦建牙豎纛傳箭天  
 山之上便能蕩掃腥穢拓地日南將壇文  
 苑于今無兩彼其崇爵厚祿三事在望分

茅可卜區區榮膺又不足置喙者如某  
 腫陋質為世棄置鹿豕應門猿獠為友負  
 松拾粟帶索而歌間禮竺乾日與比丘婆  
 羅門飽噉餽飪誦楞伽華嚴數卷于天為  
 戮民于人為不祥之器如是而已曩兒子  
 某某少年躁進妄意邊籍門下憐其遠跡  
 備加恩遇骨肉而隆某銘心鏤骨已非朝  
 夕故而抱病累歲幾隸鬼籍未一陳謝頃

以赴京應試便特令紆道轅門百擊額階  
下兼附區區如此惟是如天高誼非三寸  
管城子所能具道若之何臨風主臣主臣

與楊憲副

吾丈秉節蠶叢積猷累伐甚盛甚休不佞  
望武擔玉壘真如天上亡由一寄八行有  
懷何已乃者彭邑寂光寺僧真權之便附  
此起居此僧一瓢一笠不憚隄塘灑瀕過

我吳下六歷伏臘精勤奔走以復寺故蓋  
寺於嘉靖中有劉某者倚其官中丞勢  
奪僧之廬而埋佛像於土像未及埋而雷  
霆大作劉殛而死孰謂薄伽氏無驗耶乃  
其子孫不克蓋父愆其地方官長不興起  
佛事因循至今真權者力圖復之夫非法  
門之賁育與思昔優闐波斯匿王皆以勤  
仰世尊爲作佛像優闐金質自起迎佛波

斯梅檀移傍精舍世尊咸為摩頂囑付令  
于涅槃後化導衆生然則佛一像也像一  
佛也見像如見佛自非丹霞誰燬木體不  
有百丈能廢殿堂乎固知劉人闡提當入  
阿鼻寔殛又其小者吾丈以大觀察為檀  
樾主願體空王殛惡之意振百年既廢之  
業倡彼有司先諸寮案則何獨丕顯令績  
高並岷峨即普濟津梁同於巴峽矣何如

何如

答人索酒

有牀頭酒數斗敬以貽足下不復令老羌  
呼渴但願耳熱之後勿作鄱陽惡戲耳

與梁觀察

在昔彭澤解綬於陵灌園季鷹思鱸枚叔  
不樂為吏邴曼容祿不過六百石潔身遺  
榮譚者艷之乃皆卑秩散曹或遭時之難

及與世遭迴然耳門下以屹然清時保障  
方且爲民怙恃爲國棟梁爲士林著蔡而  
一旦瞻雲劔閣旁皇雪涕遂收牙旗去大  
纛奉身而往忠以孝移君爲親奪此豈與  
尋常拂衣絰冠者比耶惟是文武碩望著  
在中外祖帳亡何賜環且及青城玉壘決  
不能長有名賢卽我三吳人士願非久以  
中丞節起家再續舊遊門下幸勿終棄其  
所與朝夕之氓也屬在病暍不能同父老  
攀轍國門肅此八行以當負弩

與徐文學

不佞鍛翮歸來棲息榛莽閉門距躍一切  
屏置惟於文字結習未忘時憑棊几拈弄  
不律然亦不過劔首一映初無當於作者  
也拜教之辱稱引過情以隼麋爲子都指  
崑嶠爲壺嶠將使不佞汗淫淫下耳何物

諸象者稱之三四  
三  
茆檐得耍車騎濁醪糲飯烏烏之音殊不足  
足以耍懽上客門下不加督過而下謝亡  
已彼其胷次真吞雲夢者八九矣尊公碩  
德懿行未易更僕顧我弱筆十不能揚詡  
一二若之何其賜斧削而後授劂氏焉幸  
甚使者歸促口占報謝不盡蹇產

與沈少卿

不佞弟菰蘆旣久形景日孤所對者黃面

瞿曇所事者幡幢貝葉所與朝夕把臂而  
游者優婆比丘門而已因於生平故交一  
切曠失雖以石交如丈而并缺隻字之訊  
非獨分不可亦力不暇也乃丈身處清塵  
而注念濁泥鴈足褭蹠自天飛下此之爲  
誼卽秦岱非高東海非深矣青山白雲是  
丈雅志知不欲逐逐風塵間第鴻猷駿望  
著在中外豈得便賦歸來五湖丘壑且讓

不佞獨長數年然後遣猿鶴相候耳一笑

復曾太史

清商凄其白露旣塗墍戶據梧偃仰長日  
聞亡人徒杳然太始三尺平頭奴報有長  
安信使至出瑤華讀之而喜可知也惟是  
儀物錯稠照曜蘿薜令人當之不勝慚忤  
乃書中語更獎借甚盛何物傖父得要華  
衮若此扇頭三詩清訇宛縟夷簡駘蕩春

花競采秋雲與淡黃初而後大曆以前  
近代沾沾口吻也不佞請從北面受教清  
塵濁泥分難會合或者他日江浙之間棘  
闈借重可以其間奉顏色乎盖夢寐望之  
矣

復雷太史

不佞逃虛塞兌窮而自樂蘆柎菜甲以代  
肉豚耳鴨掌以爲奇玩猿麋以作友朋竹

風梧雨漁歌樵唱以當數部鼓吹曲瓢卷  
漿長罌貯醯笥有敗絮甌餘脫粟自非凶  
禊得免其死惟是三生病骨漸以支離酒  
鎗蠟屐時復置閣不無爲樂事小梗來教  
謂不佞潛心述作事在千秋不佞癩病人  
初無意念到此抑亦非其任也衡山篇綿  
麗高華縱橫恂怳奇正互發符采相濟惟  
祝融君可以當之捧讀再四真令人在朱

陵洞天之上矣明公超然逸思知不爲朱  
紱纏縛顧方倚木天而遽談水月得無未  
卯而求時夜乎請與明公約旂常旣豎而  
後解組不佞其時從公鷄林鹿苑間度亦  
未甚老也

與張孝廉

往得楚中賢書見高列姓氏爲之頓足起  
舞向荆門失笑至于今而南宮寂寂也不



大恠事耶夫連城照乘流水高山非其耳目誰能聽睹然世不盡乏耳目者有之則神品售矣息以六月掎及九萬茲事之恒亡足邑邑者不佞凋顏傷趾遁跡收聲于人間世百無一涉惟是二三知己不無縈絳胸臆而亦不敢以姓名通拜教之辱空谷足音胡爲乎來哉以斯知足下誼至高非世塗間炎炎涼涼輩也不佞感及骨矣

兩文妙甚高調逸響矯矯絕人信一飛而九萬之無難耳拙稿一部附黃君行李以上春闈在近努力爲禱

與黃學博

不腆繩樞獲要車騎坐瘡鬼憑陵擁衾伏枕亡論鷄黍失將醴酒不設卽顛衣倒屣病甚未皇乃知此物不獨能牽引二豎且使長者迴車故人卻步抑何其虐也日稍

退舍藥餌之暇輒舉不律修八行上候興  
居倘過旬日能任杖履當乘片帆五兩候  
顏色于毘陵之上張曾雷三公書敢累行  
李

與袁金華

臨川之政號爲召杜僉謂青瑣烏臺當相  
難借而僅佐五馬不無小屈僕不謂然中  
外一官散要一體希中避外重要輕散悉

非賢者事况此何時皇情叵測言路齟齬  
不鳴非職鳴則斥去必欲快于一擊悻悻  
而止今日終南異時捷徑更非道義固不  
若聽訟棠陰行部露冕統專城領庶邑效  
潁川渤海之爲得也門下小屈政其所爲  
大伸者矣新安洪生精心篆籀所爲印章  
在昔壽承諸人上以此技遨遊中州東魯  
秦楚燕趙之間聲鵲起而獨未徧吳越今

說家菴稿卷之三十四  
渡羅刹循富春從激溪而下入金華山谷  
觀黃初平叱石處遙望交戟思一見丰範  
惟明府賜之顏色重以推轂隆國士之遇  
不則亦薄加廩餼授彼車輿勿令囊羞或  
致轍涸亡論彼生將遠邇聞之嘖嘖訟高  
誼乎何如何如

與陳眉公

一歲之間凡以士薦者三四卽僕亦且自  
厭安知先生之不厭我惟是先生廣大教  
主士挾片長隻稅者亡不之雲間之雲間  
亡不之陳先生之陳先生亡有不之僕而  
通者乃者又有所薦士矣近世以印章游  
人間者甚衆而率不知篆籀僅剽襲顧氏  
印藪一二耳夫無本逐末其末立敗又安  
得精新安洪生工八法善六篆得師宜中  
郎髓因于印章能以刀法合字法備極精

妙世言壽承雪漁今言洪生或亦定論也  
第其人貌甚寢復不善磬折莫爲之先恐  
屬按劔幸先生多作聊城與之渠卽無陸  
賈裝當亦不彈馮謹缺倘亦吾輩憐才一  
誼事乎

與張衢州

屈指仇離再更寒暝韓娥顧兔遷代如簇  
催督物化轉盼之間便爲陳跡我懷如何

頃者敝邑人自太末至傳二千石日惟啜  
定陽溪水不煩部內一菽牀第間事察見  
至隱亡能遁避諸所不法得其渠悉付之  
理太守出盡屏呵騶不用僅攜雙杖走而  
豪者心跳目瞶餘不設仰視江郎龍丘之  
間俗悍戾故利用巖匪久風移俗易想當  
一意調劑無所用此矣有新安洪生者精  
字學六篆八分得師宜中郎髓因于印章

遂成獨步世言壽承雪漁兩人不如也乃  
者浪跡越中出姑蔑道不能不一見明公  
此君太樸無他治郡小間令奏一技倘亦  
足解煩息倦無大不可耳

與劉大司成

伏惟門下班馬文詞顏冉道德稷契謨謀  
夔龍禮樂爲帝者師當世之望比者豎表  
國雍典衡上序畫本先民規循前哲能使

人餐粹氣士稟菁華易漓而淳輸文以質  
景星卿雲盡知快睹泰山嵩嶽誰不宗仰  
雖以某某才器局窄形質穢雜爲天戮民  
作世棄物而未嘗不情專識荆志切詣習  
散當吾世坐失名賢惟是跼伏蚓壤違遠  
龍門石城梁谿如隔世界因乖素願遂阻  
良覲昔南榮越累糧七日士成綺重趼百  
舍彼獨何人言之有怍矣乃者見子鄒德

基口尚乳臭腹僅管窺似木居朽非金不  
祥思觀土國遂舍下校願就錘鑪一當斤  
斧若爲生出門墻便甘死填溝壑于其匍  
匐設爾通誠收樵牧之嫵展生平之誼薄  
有淺技并獻醜大方臨械不任主臣

復郭大行

今歲祝融虐甚吳牛不喘月而喘日方苦  
熱開啟剝啄而進之知是信使若披涼風

甚喜已剖魚腹琅玕錯落若濯霏雨又甚  
喜已讀所爲別楮高誼雲天詞采煥發若  
餐玄冰而啜飛雪又甚喜炎歊不止稽使  
者七日從揮汗中不得工然不設不爲工  
也竿櫝屢承芝宇未覲咄咄欠事皇皇者  
華原無定所會稽禹穴闔閭具區寧不足  
辱使君車騎乎幸早爲計吾吳山靈最嗜  
騷雅令掃石待矣足下以義請文僕獨不

能以義爲文耶裊蹠之惠原不欲領恐往  
反未便姑置之篋笥俟異日以復二扇一  
畫附去尊絹不堪點染以一生絹易之或  
者可當玄鑒耳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四

調象菴稿卷之三十五

梁谿鄒迪光彥吉父著

書三十七首

與沈純父

日者大病之後大橫繼之大橫之後病又  
繼之三生薄劣五行多故因思既往種果  
未來深逃蓬藿虔事薄伽混跡苾芻博搜  
象教遂於左右聞問闊踈豈有遐心敢忘

明德矧門下韜鋒韞采去智復樸洞觀元  
始象於帝先糠粃一世覆却萬物亦所謂  
西方聖人也未見若見既見若不克見人  
情皆然而不佞顧爾違遠非其質矣弇州  
久逝新安嗣化屈指壇坫之上非明公莫  
適爲主卽門下芥視一切不欲以雕蟲溺  
志諒六時遊戲未忘鉛槧名山之藏不習  
而廣能一一見示振我茅塞不嚴節驟臨

涼颼颼至露柳委黃霜砧淒緊落楓叫鴈  
寂歷驚心翹首懷賢慄如其擣敬勒八行  
奉詢動定薄有新秔蕪之宿釀聊致區區  
臨械神往

與郝仲輿

曩者河橋一晤紫芝在把玄言如屑酒闌  
分袂岸花渚葦助我依依至今醉心大雅  
若飲醪醇尚爾頽然幾欲匍匐利城候鳴



詩身補種  
卷之三十五  
二  
琴小間與上君山盼揚子歌大江東去躊  
躇未果不審明公亦塵懷戀否別後二豎  
爲耗寢瘵連旬人似黃花思如落葉大無  
聊賴第取所示大作時時頌之爲一解騷  
屑耳雲林畫想已臨過當青於藍矣乞擲  
示平頭奴不佞於此畫若王子猷愛竹不  
可一日無此君也若所許宋君金篋匪久  
當踐諾何敢忘

與林令公

星輶暫往父老輩猶自攀援相與旁皇出  
涕蓋群雛在翼勢不能頃刻離其母耳不  
佞某抱病旬月伏枕郊居亡能與黃童白  
叟祖道關門歉如之何特課里言一章奉  
頌穆如之風并有不腆遣穉兒代致下情  
伏惟台慈炤宥主臣

與沈純父

日蒼頭捧到回札方切銘鏤亡幾何而雲  
箋珠玉墮自長水魚腹在剖仁風斯握津  
津齒頰厚見周稱夫不佞材無襪線智鮮  
挈瓶顏面何施用自慚忤明公以人倫藻  
鑑而謬加揚詡若此不佞爲之沾沾自好  
矣二綺鄭重似非相知酬往樂天烏大是  
奇瑋御以踏薜蘿踐蒼翠便當如昔人所  
云足下生雲第不能卽上升朱府耳偶火  
攻硯池成得一畫拜命之辱與便面附上  
幸勿取視食頃令噴飯滿案生綃埃春和  
爲之光福梅花數里如練何必減羅浮明  
春倘果有意乎不佞當褰裳而前追隨杖  
履也不一

與華中秘

不佞方從田間與二三友人燒榼榾煨芋  
以爲樂而忽聞剝啄聲命童子扶雀羅以

詩家者稱不卷之三十五  
四  
視則有山人者實持王百谷書至書中極  
爲揚詡亟入之則其人敝衣敗履面目黧  
黑骨柴如絕不類書中語已與之談而款  
款如也已覽其詩而洋洋灑灑如也乃知  
此君石表玉中大非江湖間品世以皮相  
多跡表而棄其中故游道不振不佞大爲  
惜之然吾梁谿殊薄雅道又乏長者誰能  
爲此君緩急兩者實惟門下所兼有敢令

持長鋏而來以杖頭累左右若其餘矜飾  
車騎美衣冠縱橫押闔者雖錦心繡腸不  
以進也此君姓王名檄字孝先浙之山陰  
人

與章吉甫

雙鯉來自君寶屬不佞有狗馬病未起強  
起讀之情旨殷疊詞采絢爛琳琅玕洞  
心駭目得未曾有病去十之五更讀扇頭

詩神颺自天鮮霞飛墮清籟稷稷雲駢日  
御彷彿雲端病去十之九迺知陳琳片檄  
可禦頭風枚叔七發以遣宿痾何必長桑  
君秦越人哉君寶爽朗亮直不廢雅馴兼  
復婉嫵足當久要獨奈何主人尚尪然難  
與促膝連牀以此竟不能滿十日飲乃若  
脫粟爲飯鮭菜數種瓦缶土型不堪執饗  
君寶諒亦原之定不加譙讓耳大集吉光  
之表直可千萬胡使不佞羔其袖乎拜命  
之辱當儲精養銳而後從事今方憤憤未  
敢唐突也倘得全稿見示尤妙五茸三泖  
山青水碧雨香雲澹文園無事閉戶著書  
直是天際真人但言此神已馳去矣

與郝仲輿

明公竟不免耶蟬翼重千鈞輕黃鍾棄瓦  
缶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功自古而是今世

其甚者矣大都仕宦真畏途波濤在前干  
戈在後左有豺虎右有魍魅舉頭棖觸動  
足枳梗脫波濤避干戈離豺虎去魍魅南  
山之南北山之北養狙牧豕拾粟採芝何  
不足吾所矧明公奄有三墳窮探八索抽  
黃對白筆花競吐獐羊神鵠龜曆鴛經靡  
所不習足自生活胡用區區腐鼠為哉洞  
庭三萬頃雲夢一千里為吾湯沐邑直是

生人大快事知高明不少介意也即欲刺  
蜻蜓送別江滸緣為兒子納婦不得出門  
戶聊課一詩以代祖帳美人去矣我懷如  
何江漢雖廣中有鯉魚他日尺素毋相忘  
也

與孫建侯

風雨凄其春寒刺骨落梅滿眼大亡聊賴  
得八行至為之解頤更讀瑤華翩翩綽約

詩家補遺卷之三十一  
七  
嫣然可人又喜欲狂矣烏衣朱雀雨花木  
末之勝日往來胸臆間不難褰裳一涉因  
循奄忽遂若瀛海得母令向長笑人耶擬  
以秋水芙蓉駕蓮葉而下與足下着屐携  
筇裹糧挈醕托宿僧廬按蹟幽探盡收白  
門之奇能拋帖括挾五色管待我不

與王百谷

先生表德鄉閭藏書名岳神挺膚清動而  
能靜業既不朽骨亦難老何論千秋直無  
究竟乃者七十雖云古稀在先生其始孩  
乎梁谿稱壽例在王春過此則爲不度卽  
吳門不然而某梁谿人所欲效麥丘之祝  
于階下者非一日矣惟是將爲次兒納婦  
一切委細雖不與聞然阿翁斷無出戶之  
理敬先課數語用代三祝兼有不腆惟先  
生勿以例却且懸弧期尚遠諸筐篚至者

尚未闐噎可不以例例也候春之暮當以一觴敬薦南有

與李本寧

門下翱翔德圃蹀躞秋林質文互發聲實騰茂不佞傾芳注采業自其乳臭時矣顧不佞在楚失之楚門下在越失之越此已大惟事乃一過關門而失之再過衡門而又失之心若比隣跡若絕域魚腹愈勤龍

門愈遠此何爲者得非有鬼物焉使之耶弇州新安旣去門下獨踞齊州爲時盟主江漢雖遙峭帆可及不佞亦何難挾長風破巨浪操盤盂以從惟是老作頭陀閉門禁足二六時中瞿曇在對度此生不能窺黃鶴磯頭月矣或者天造吳人惠之景曜奪明公于雲杜之下乎又或者靈巖虎阜之間山神見屬要有杖履乎此皆不可知

第又恐紫氣徒先而小隊虛枉耳大都造物小兒往往弄人不獨會晤一事昔人蕉鹿塞馬之喻誠有以也仲輿先生才絕調高與世齟齬不免小挫可爲扼腕于其行聊附赤蹠奉訊起居從游者黃生友上非獨急仲輿實由仲輿以交先生也

與鄧汝高

沈生來自祁陽得手教如對芝宇於晴川

大別之上時方病瘧擁牛衣嚙語忽清風  
颯至而神爲之開矣江漢雖遠中有鯉魚  
自分草莽不敢唐突貴游豈其忘我金蘭  
而恪一赤蹠也日者秉文之政載在人口  
與點蒼鷄足俱高乃今酌湘波布郢澤雲  
夢爲度灑芷齊芬孰踰我使君哉我吳一  
片地豺虎深據鶴鷗晝出安得牙旗大纛  
儼然大江之上乎郝仲輿被調歸楚附此



論象補編 卷之二十五 七  
爲詢仲輿爲令澄江大有品格實愛不佞  
度不爲殷洪喬故以相托又有黃山人明  
達者從仲輿游楚欲一登鄧先生龍門知  
先生不以九九棄士也

與沈淵淵

僕自去秋抱病旋起旋伏凡五越月而始  
愈大都僕病之由患在著意意在書則極  
力冥搜意在佛則六時持誦意止酒而戒

沾唇意山水而窮蠟屐意所着處都無遺  
力便爲明淫爲嗇逆病隨以起乃今洞灼  
病根不容留滯時而佞佛時而中聖時而  
掩關時而浪跡時而攤書時而高枕少文  
向子中散步兵許掾玄晏錯出非一第不  
敢執籌握筭連車騎交守相擊蹠曲拳以  
爲勞耳因是宿病頓遣渣滓全消乃知大  
乘菩薩所以遠勝辟支禪也足下鼓盆之

後六年獨處捐棄峨眉作白骨觀一日薄  
游成均百金買妾烏衣客館擁有麗人曩  
以一少年作老頭陀今復以一老頭陀還  
爲少年若濃若淡一作一止龍蛇屈信不  
啻游戲足下真快士哉花燭詩十首書篋  
面博笑取數雖多而語無一可蓋僕真老  
頭陀也能作少年情語乎南雍才藪其能  
湛于道德砥礪名號者有幾能下帷述作

闖左馬班揚之室者有幾能操鉛槧爲  
語者有幾能風流醞藉揮金結納碧雞白  
馬談天畫地者有幾僕雖終年塞兌獨此  
事深欲一聞未便洗耳願足下語我也

與屈司理

自解龜而南祝鷄養狙行歌拾穗卽乏牀  
頭阿堵笑且不問頃之更對軍持翻貝葉  
作老頭陀生活因於貴游訊問蕪廢非敢

謂象者稱之卷之三十三  
自謂嚴君平遂輕棄世也乃者聞烹鮮之  
地近在宛陵夫此地山則敬亭文春水則  
琴溪崎湖岷峨浩淼鬱爲名勝蔚宗文通  
玄暉三賢胥于此著有令蹟江山人物掩  
映千古今在足下不當四邪有山人錢虞  
伯者能爲詩詞膾炙人口又善槃礴所染  
卉木禽魚絕似宋名家諸人以長鋏游公  
卿間人無不爭愛重之者特慕龍門願一  
諒無他爾

與尹中丞

以不佞某之得附驥尾又以不佞某之隨  
牒梓澤不可謂非幸而通典謁者不三四  
次通尺素者不二次不佞非夫哉乃門  
下含穢養汚謬加盼睐元戎小隊過我茅  
茨平頭無知相顧錯愕期期不能對而門

下霽顏粹語訊及老親至于見穉門下爲  
情誠渥矣如不佞慚忤何不佞歸自三湘  
日惟攤書數卷作老蠹魚生活已去書而  
酒已去酒而游頃復去游而佛以比丘爲  
侶以蘭若爲宅以晨昏魚磬爲數部鼓吹  
何肉已屏獨周妻未除耳惟是多生緣薄  
惡又爲種企道日懈去道日踈亡足爲明  
公更僕者惟明公經文緯武涵仁履義有

文饒之劈畫具武侯之韜畧多祭公之雅  
致備叔子之醇德稔歲爲金凶年則穀濟  
時有餘鎮俗不乏武林雖重地中丞雖巨  
僚豈能久置明公於外鼎鉉之寄當在旦  
夕耳梁谿去羅刹五百里而遙不能裹一  
月糧匍匐轅門望見眉睫謹走蒼頭持八  
行奉候福履東望越雲可勝頌頌

與沈祁陽

九疑雖遠隔亦時有晨風謂祁陽之政大  
足人意昔模稜而今不模稜昔亶曼而今  
不亶曼昔憤憤而今不憤憤烹鮮理繩名  
譽阜起花事依然鳴琴不廢不意沈侯驟  
而致此大都家與邑同涂而殊軌謀身或  
巧蒞宦則拙於已不足之官有餘足下生  
不能軌一牙籌束一臧獲而以計然務伯  
之策施之四境若反掌抑何足下之善用

其長也不佞邇來日益多病以病病故惟  
不病病而病立解比者塞兌掩耳蝸廬雙  
伏長日寡營北牕一枕蝶夢栩栩枕後啜  
香薷燒柏子展古書閱之閱後啓所藏法  
帖做大小數百字做後或遊戲繪事或灌  
花竹或玩弄魚鳥數事畢而金烏西匿則  
進二三朋侶與汎米汁觥籌交錯浮白大  
呌命侍兒歌梁州數闋和以鶯笙雜以鳳

管不覺街鼓再動復就枕矣衡檐六尺地  
自謂不減四天王樂想勝足下婆娑手板  
折腰貴人前十倍也計足下治行高等滿  
考便可遷喬何不豫勅諸公子治一菟裘  
早賦歸去來與不佞偕老泉石之下乎夫  
足下方意興鬱勃而不佞爲是殺風景語  
鄒生母乃不近人情耶總之人壽幾何卽  
使百年亦復瞬息奈何輕易擲過足下省

之李公子銳然獨斷棄黌校而成均名滿  
白下真稱快士詎意嚴挺之乃有此見一  
笑

復何公露

人自白門至者謂丈遇有異人授以丹訣  
服食煉氣長生在手方屬然疑拜教之辱  
知其果爾夫門下早服纓組晚逐懸魚吐  
芬揚葩膾炙秬苑一庭之內星聚蘭森頭

調象補和卷之二十三  
角嶽嶽又且雨花木末燕磯鳥榜以爲湯  
沐助我嘯歌諸美備具直是地上神仙還  
欲思天上耶不佞弟于此道亦稍染指得  
丈先鞭便圖策駑丈當應召天都僕亦主  
盟洞府也一笑冊葉六幅如命卒業以上  
惡書惡染并惡句而爲三縱堪噴飯亦易  
引嘔阿誰有醬瓿請以貽之九月成言不  
忘引領

復方承郁

野人在草莽課竹調桑養魚餵鶴亦自有  
種種無益事以閒爲冗以冷爲熱不免拮  
据助勤意念遂不及戶以外至今白下仙  
官不知信耗兒子抵成均未及八行寄訊  
且令樞丞執弟子禮乃辱長者先施與之  
酬繆而賜以飲食儼然舊雅抑何高誼乃  
爾亡何又辱使使筐篚瑤華離離耀日更

使人不勝松茗可謂上駟虎丘陽羨便作  
下乘矣維時方有洞庭之游稽使者兩日  
洞庭湖山之勝冠絕三吳其間松鬣鼓濤  
花裊布錦鳥弄絃管水戛金石遑遑而是  
居人果園豆畛桑林茶丘緯蕭種樹采藍  
賣畚以爲生活壁塢最深此時橘綠橙黃  
蟹螯漸肥至不取錢令人樂而忘返不佞  
行且卜築其間負山枕湖朝雲夕霞匡牀

一張濁酒一樽鱸香一炷老死于此吾願  
足矣不知得果所願否相晤無期臨楮翹  
企

與唐玄卿

遑在輦下備荷推分載以作吏支離奔走  
不替于懷旣不佞鍛翮丘樊而明公亦養  
晦原楚梁谿晉陵非秦與越實參而商卽  
豹隱爲深寧龍門自外所繇積病之夫百



務蕪廢四序不知噉芝茹朮強作人偶頃  
稍枝梧從事禪淨六時團焦不得其間遂  
于明公爲門墻外人非其願矣頃者當宁  
嚴抑新銳加意老成明公膺內簡外借而  
出春時前著已露一斑會當參預密勿發  
其大全長干石城恐終不得淹有景星耳  
兒子德基尚屬乳臭未敢謁見乃辱長者  
先施家報及之且感且竦待走蒼頭馳八

行佈謝并有薄技呈醜大方用博噴飯主  
臣

復華仲達

曩辱枉駕闈人失之頃荷貽詩門者畱焉  
夫其畱不足以償失也乃足下不責其失  
而喜其畱卽此已是如來一大慈悲念諸  
詩清真婉麗愈玩愈有味夫佛戒綺語爲  
妨道真今足下道心愈深藻思愈振軍持

不律各不相礙則三規何必規五戒何須  
戒乎卽此又是如來一大圓通機括適有  
洞庭之游稽于裁答洞庭湖山之勝玲瓏  
剔透綿衍龐魄俊俏巧麗無所不有松必  
干霄樹必合圍鳥雀麀麋或傲人或親人  
雲嵐煙靄時濃時淡居人種果爲業田禾  
次之此時橘熟橙香丹楓如繡真不減武  
陵源不佞樂而忘返得詩四十餘首記一

首容繕寫以上

復余人伯

祝融固虐而今歲更甚區區鷄肋爲所鬱  
腊及秋而委頓不已問訊掘趨因多曠失  
門下督過無聞惠贈有及筐篚綢繆封緘  
殷疊八行南金二詩明月洞心駭目得未  
曾有荷德懷知何可爲喻詞林陽九羣彥  
淪亡東南大雅幾于不振幸有魯靈光巋

然獨峙爲衆所往明公乃重自降薄而謬  
及不佞夫問道童子辨日小兒固是至人  
心然亦非其當矣序言之委敢不勉奮不  
律附于弗朽卽令見者謂夷施借譽隳糜  
吉光取領毛毯所不辭也屬方歸自洞庭  
潦草陳謝洞庭岩巒峭拔溪流掣灑攢樹  
爲村堆花作埒麇麇傲人鳥雀肆志居人  
緯蕭賣畚植果種橘自適其適不佞睹而

樂此大有買山之志共得詩四十餘首記  
一首行且災棗當與序言并上一辱斧斤  
耳

與陳吳縣無聞

昔墨翟返轍朝歌曾參回轅勝母今古爲  
標典冊著訓不佞迺器似斗筲能僅襪線  
爲牛病顙在木剝腹衆口抑揄半世齟齬  
不謂明公折節巖穴并逮葑菲夫差城畔

既辱干旄梁鴻溪左復枉車騎始失擁慧  
再乖倒屣先施未能稱報尚缺卽中散踈  
慵步兵嬾慢不若斯之甚矣夫秉懿好爵  
人有同願其在不佞寧忘慕德惟是十九  
寢瘵蚤夜藥餌瞿曇蓮漏禽慶蠟屐兩者  
而外別無繫念比問慶弔同室婚嫁都所  
不問一切廢閣遂不敢以倔彊之腰栝椽  
貴人支離之骨彳亍當路豈其鑿坏自好

閉戶爲尚也茂苑咫尺不啻天閭敬勤八  
行兼之一縷用代荆請附於曝獻臨械主  
臣

與邢子愿

不佞弟自放歸以來置身丘壑捨身瞿曇  
不蓮漏則蠟屐不蒯緱則貝葉兩者迭爲  
政用以度殘年送餘晷因於足下竟乏咫  
尺之書若風馬牛不相及然咄咄惟事不

倭人在下中不敢比肩足下顧三百人中  
所爲襟期臭味度不甚懸絕何至違遠乃  
爾人生百年內動如參與商真可發浩嘆  
也居恒常謂大海東自于鱗而後再見子  
愿然子愿有茂先博識右軍墨妙叔寶丰  
神彥輔清言子將藻鑑許椽玄風皆于鱗  
所未有亡論三百人卽海以內有幾彥吉  
甚知子愿獨子愿似不知彥吉耳致書者

中州張成龍能丹青兼寫照識古天祿辟  
邪敦彝之屬其人雅馴愿直度不浮沉特  
以八行一扇四稿相寄不佞刷青有數大  
部恐張君一橐不能將聊爲致此餘侯後  
日晨風不乏惟母金玉其音真若不知彥  
吉者

復祁長洲爾光

日從吳門蹙奉芝宇聆咳唾歸而沾沾御

李喜不自勝亡何華械飛墮蓬蒿下示全  
集盡一日夜而卒業諸有韻無韻長篇短  
篇率原本霽明杼筭經史竒正錯陳華實  
互煥出機入機匠神隸法洞心駭目得未  
曾有益喜不自勝不肖束髮就業長無知  
解今老冉冉至矣風蟬雨蚓奏瓦裂竹何  
所當於大雅而寵靈之俾緣狐以羔飾玉  
以砥不令人媿欲死耶雖然攀青雲附驥  
尾托于不朽人各有志不肖寧獨自廢當  
攜隄糜不律于九龍山下齋三日而後從  
事耳來貽鄭重不敢用硜硜例尊者賜謹  
取付酒家胡矣

復沈純父司馬

不穀以明公爲世尊明公亦以不穀爲阿  
難迦葉乃栴檀如山竟三越歲不一叅繞  
皈依之謂何天目歸途特滌衣間塵蹠蹕

鷄園思一觀如來放大光明而會道履出  
山遂乖意願如失衣珠缺然懊喪居亡何  
辱使使遠至二螺雙絲貝經石書與八行  
竝耀至譽文以東京稱詩以元曆推畫以  
雲林而猶惜其貶調從時夫如來無誑語  
者無異語者明公之爲此將愛我而失之  
異矣何敢當何敢當譚生每來自攜李輒  
詢起居知明公面如滿月目如電光除却

團焦默照外揮塵騰觥不減疇昔少年時  
方徃徃東向舉爵稱慶乃明公聽言闕人  
羨不穀神挺氣王主臣誠有之然不能如  
明公積厚發光嶷然山嶽粹然金玉也石  
刻六詩一屏尋恒杼軸而吐所自言色香  
意味悉世未有又縱橫恂悅如金鳩擘海  
不可捉摸一時小弄毛穎便得爾馨語至  
人拈來是道信然信然使者報命向風陳

謝深秋或有事於赤城天姥定闢門墻稟  
承緒論

與陳眉公

祝融爲虐日惟科頭竹樹下與二三友人  
噉白粥啜苦茗談說六合以外事猶復鬱  
勃不堪忍思前月上天目峯頭老僧爲予  
言六月一雨便四大生粟思擁破衲悔不  
攜糧其中休夏自恣逃此毒熱也正苦楚

間忽秦君至持門下所致渠書示不佞字  
字玄霜言言飛雪直令人作清涼觀惟是  
以佛林秣苑龍象謬譽不佞則何敢當蓋  
不佞學佛如嘗鼎一臠未知屬厭又如矮  
人看場終日竭蹶殊無所得龍象之喻豈  
門下溲心切至欲引而進之覺路耶本無  
禪藻焉吐筆花拜教之辱不敢自外當於  
七月內具稿就削倘空王見譴人世揶揄



則願門下廣大教主爲我懺過任過秦君  
掇皮皆真與之談亦一消暑珠也

與秦悟後

別後炎威愈熾四大欲腊辱委經序不敢  
負期諾輒揮汗爲之夫以煩惱毒熱之人  
作清涼界中語誠知其無當也

與吳少叅

憶當門下息肩之日不佞弟以梁溪一衣

帶水爲天塹未皇造請文園說詩問字迄  
今懊喪然聞門下亦時時齒及不佞弟似  
欲引爲同調者則至于今又未嘗不脉脉  
自喜也門下以五色瑠管面百城擁雙旌  
作羅浮四百三十二峯山長當無所不快  
意靈巖越來豈必長遄來胸臆乎爲語故  
人勉崇今望努力祈常埃納中亟節而後  
與不佞分領五湖計無不可耳德操兄便

附此爲訊德操有麗藻而溫醇能飲人以  
和素辱把臂今當入幕放衙散吏揮麈相  
談知不岑寂矣

與馮元成

除目淹阻豈門下好爲七星巖長不欲別  
署耶母亦主爵者重明公才品將以內借  
而故爲外需也乃不佞弟私心則願門下  
速領中丞節解龜長往與不佞分長五湖

然後爲快耳王君德操以赴吳挺庵丈約  
特來五嶺念馮先生在望不可不一見臨  
行不佞亦語之曰有馮先生在不可不一  
見蓋門下博施弘濟憐才下士當今第一  
或所不得於主人者而得之馮先生未可  
知也

與王德操

足下此行上五羊陟七星度桂水汎桃溪

履任囂故城觀馬援銅柱然後躡羅浮而  
揖洪厓涉曹溪而禮六祖真成勝游惟是  
不佞過金閭促塵無阿戎顧曲無周郎爲  
懽無武子未免快悵耳諸書率委曲詳至  
但不知可當聊城片矢否

與沈中丞少卿

始欲門下進長六曹已不果乃喜門下退  
長五湖自春初盼望車騎至今矣而天不  
假緣會家嚴病篤終日蓬垢奉侍湯藥不  
遑擁篲倒屣中爲缺如病稍可卽趨謁門  
屏且攜歌僮歡伯借浮玉爲几筵踐夙昔  
之約也

與沈純父司馬

不孝罪山積彼蒼不怒而殛之而顧殛我  
先君是重殛我也堂上無白頭親肝腸如  
爍雖禮無死殉而死者再矣猶得不死母

亦先君之陰爲庇耳先生名世大賢主人  
倫宰文社一言而能使嫫母爲夷施犖麋  
爲子都人藉以重不孝不自揣度敢以先  
父母合葬墓誌銘邀如椽之筆先君生平  
無他日以山川花柳爲事晚乃好施好佛  
倘亦非犖麋非嫫母也而先生夷施之子  
都之則先君死不朽矣卽不孝從先君之  
後而死亦不朽矣禮三月而葬易簣之際

治命更僕窆窆具在不敢稽緩將以蠟之  
廿五日扶廣柳于城東之鴨城橋啓先母  
壙合焉特長跪痛哭向風百拜遣兒子仁  
基代請而送之庭亦令長跪痛哭百擊額  
蒲伏階下聽命伏望哀其誠慨然而賜之  
言又念其期之近慨然而立賜之言幸甚  
幸甚前辱弔慰高誼雲天何減徐穉并囑  
兒子爲謝哀次恍惚不知所云臨楫惶竦

與許稚則令公

斬焉縲經世所稱不祥人不敢出見賓客  
又何敢隨荐紳後從長亭祖道哉惟是寸  
衷見歌皇華不免焚如特剗心剔腎理數  
十言效輿人之頌不孝誠惟不能文自謂  
亦已描寫曲盡髣髴萬之一然未審滿大  
方一笑否家弟同光爲言明臺曾修狴狂  
隔以重垣分界內外諸囚指爲福堂欲不  
再削而用則用之不則衙齋醬餽或不乏  
請以爲覆

與孟冬曹

思何去後人情咸爾姑蘓之政頃愈嘖嘖  
每觀吳人士數在昔良吏何嘗不爲明公  
屈一指顧乃荏苒數秋驅馳兩邑而後得  
南曹不亦非其當耶識者謂金陵山川韶

挺鉅麗自古于茲名賢所集用以養高養  
廉以吏兼隱勝輦上鹿鹿數倍則非當而  
當也勗矣故人振纓含香奮趾清署誰云  
白門一息不爲九萬里地乎不肖五十餘  
而老雖食息人世而絕無世念日惟投誠  
安養國膜拜頂禮以爲生涯間則放杖山  
谿聽黃鸝鳴觀白雲原上耳頃者更禍延  
先人一日不祿朝夕哀毀形盡神茹拜教  
之辱始一破涕而笑旋又收笑而反于涕  
甚矣其無生趣矣柰之何稚兒日荷青眼  
具論高誼此兒志大氣厲一蹶棘闈便爾  
怏怏放浪六橋三竺禹陵會稽久不知返  
日已邈之歸用榎槎痛鞭之爲築關房三  
楹令讀書其中效囊螢鑿壁故事且與之  
矢以此關爲成都萬里橋不得一第不已  
因念及敢爲瀆聽分俸甚奢拜嘉時德

與包彥平

讀禮深居寒谷不生煖氣不自意翩翩佳  
客挾青萍而過我下馬入門意氣勃宰使  
不佞倒屣如中郎投轄如孟公下榻如仲  
舉而喜可知也惟是土簋瓦盆肴核未備  
祇取墻頭西爽作供所爲媿赧滿大宅耳  
歸晤東生幸爲致聲春水桃花片帆可挂  
此時當握手生公石畔也

與湯義仍

我明作者林立自北地信陽大梁西蜀弇  
州新安而外亦不數數見裁制則推北地  
秀潤則歸信陽簡淨則舉大梁淵博則指  
西蜀挺拔則稱弇州追琢則遜新安各有  
獨至而鮮兼詣蓋萃美若斯之難也惟我  
義仍能方能圓不離不卽時而沆漭時而  
沉鬱時而蕭散時而商儻時而勁直時而

詞象者稱不卷之三十五  
三  
婉嫵時而晶熒璀璨時而平愉稚澹玉茗  
一集寔兼北地信陽六七君子而有之至  
讀羅浮諸賦則又未始不整襟下拜頓足  
舞也原山川本草木品人倫按土壤考機  
祥析理亂靡不窮極變態研寫情實孟堅  
而下子建以上彼北地諸公能措一語乎  
譚者類言詞林百六詩文道喪牛耳寢微  
愚謂鷲鳥累百不如一鶚世有義仍則餘

可廢鳥在其道喪也若不佞質本椎魯  
以病廢酒廢游廢頃已蠲馬卿之疾止公  
榮之酒停尚平之履矣而又以佞佛廢冢  
筆瘞硯專意瞿曇其於諸公尚退三舍况  
乃義仍昔昌黎氏有言苟非天之所與求  
一言之幾於道不可得不佞畸窮人方爲  
天所棄安得以一言與之已矣將畢吾歲  
而守此金繩白毫不敢望詞壇赤幟矣義



仍既肆力於文又以其緒餘爲傳奇丹青  
栩栩備有生態高出勝國人上所爲紫簫  
還覓諸本不佞率令童子習之亦因是以  
見神情想丰度諸童搬演曲折洗去格套  
完亦不俗義仍有意乎鄱陽一葦直抵梁  
溪公爲我浮白我爲公徵歌命舞何如何  
如日者長箋之辱經三歲不報緣懼馳報  
者作殷洪喬一失至此頃有日者張啓光

云素侍左右度非洪喬托爲晨風而又有  
所乞鬱儀之後復得調象總之瓦礫而欲  
借珠玉爲飾以塗天下不珠玉損而瓦礫  
受光此是公家一饒益人事先生予人愈  
有爲人取愈多廣大教主想不靳開此饒  
益方便路也謹向風擊額以請屬在讀禮  
哀毀切心骨崖崖不得肉草率佈此通候  
外兩詩聊博噴飯

與董大叅

自癸酉附驥僅得一覲芝宇經三十六寒  
燠而聞問不通鳥兔何疾魚雁何艱咄咄  
恠事粵中夙稱靈藪而雷廉更最諸五黃  
百良大廉驚雷合浦鍾灣羅湖鹿洲率翔  
竦弭伏拖青纈綠爲他域未有而門下擁  
高牙把大鉞坐嘯其間真是玉皇案頭仙  
吏亡論弟輩草莽不敢比視卽都榮履盛

者亦瞠乎後矣有友包衡以詩游人間足  
無所不闖而獨未上羅浮頃攜藜筇來欲  
躡四百三十二峯之勝謂不得賢使君稍  
一盼睽則其游不振敢匍匐轅門願一望  
見光霽未審可否可則呼而入之俾其足  
躡名山目睹名賢亦渠生平大媮快事也  
臨械主臣

與姚叔度

言所象者稱  
卷之三十五  
又其時矣恃累歲之愛守以爲例來溷清  
兩丸迅矢催督物化槍旗雷火春雲脚綠  
燕卽門下不爲唐突在不佞能無虞數數  
耶茶數茶值大約與往時等但得一一上  
乘母襍中駟乃所願耳

明象菴稿卷之三十五